中華古籍保護

陳眉公集卷之十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誌銘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于詩歌文詞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餙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若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茆小崑山之

陽廟祀二陸主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先生請採花爲先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塲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居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栖焉已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率情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滋興我方笑此老爲千古後生釀成猖狂筆端我何褰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十指寧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而束手與妻孥老于

蔀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捨一榱一題日刓而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我師有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曰曷不佞佛曰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我徵我心十年而不得矣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遊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于遠討足艱于濟勝而耳又聾聾焉聵聵焉則山水

之勝之權益去矣且遊而之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于平陸則白日而多飈飈蛇虺之屬怒而射喜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于斯曰我貌癯削而衣田衣而冠山冠以投于縉紳中則笑其太文我處于不文不質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我爲何若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若干年諸深交先生者或言先生有大志有大略抑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于某年月日時卒于某年月日時未沒之前三年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挑達不勝見態既醉于座上手焚紙錢揚其灰洒酒三灌地乃散及其瞑也呼左右而告

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者乎有金銀臺沼者乎有
笙樂幡幢連翩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乎我皆不見
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
道邛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
姓以百而蒙姓以陳于百萬億千陳氏之中而獨號
空青而若以自別于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
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
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
破而鑒之神愈清而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
不生如天河之垂象如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
且聞終不可得而知且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光州判守栢山董公墓誌銘 代

公董之聞人也明經不獲顯脫而吏隱光州竟以露
禱殉于官公門人誦川令朱君至欲取汨羅一杯水
擊王處餘唾壺薦之公前傷哉乎其言之也夫自古
數奇之士寧獨董公詩人萬舞歲星陸沉皆軒然翱
翔以遊于世彼且以五斗爲豢龍狎同曹爲鶴鳥矣
而于董公何累公之先汴人建炎南渡棲海上勝國

官一者更徙竹岡之西而董氏始大四轉綸以甲申
進士爲名御史御史子六人長爲恢恢生繼恩繼恩
生尧大領應天薦公考也公少慧四歲能解字義日
誦二百餘言十三出遊邑秦文驚令之年酌卮酒飲
之坐居尉上尋補秀才廩于官先後有司輒以異等
視公公以爲談笑而掇一第若寄矣公高自睥睨不
喜生產顧獨喜爲善于鄉從母某與婦胡婺而貧公
迎而養之婦翁東川公母娣支孺人公衣食喪葬之
其衣且食于公不知有董也沒而公爲紀綱其喪不
知沒者之有子孫也公坐是家益落然自檢括不敢
有所干請也曰吾固貧吾頵先生故不貧者乃十上
公本而歸矣公於是以丙子秋携兒入棘門內徘徊
久之曰吾曩十度于此今循頭顱而上髮種種也而
向者乃其夢境耶請謝歸乞閒日與古人眉語於蠹
跡駒隙之間何所不可乃紛繁露堂青藜閣以古今
圖書度焉公仰而吟俯而讀燈光熒熒晝夜不輟其
所纂紐皆古書奇字與矛籀　帝映襲凡上公樂之
曰吾之萬卷何如焉誠一唱三歎何如博豬奴戲哉

公藏書留淹彌日曰孰謂董先生儒而貧哉所著有
某之故曰公董之聞人也法宣名余與公雖姻家其
銘匪私銘也曰公之生經明行修半刺光州而不得
與更老遊公之歿老而彌捷死于王事而不得與法
合有書如雲公神所憑有丘如虹公神所通有史之
筆如金如石公神懌以待過而本者之必式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代

海上有王屋先生以博聞多能爲憲于時不獲顯而
有子曰九夏孫曰伯復先後用經術舉鄉進士人以
爲造化詘于先生而取償于子若孫而不知孺人實
亢之孺人者九夏公之配而伯復君之母也先是張
顧兩家各以閥閱高里中顧有御醫東川公與張京
兆文州公相娅兩家遂不用牛酒結爲婚姻退而具
言婚事顧聚族而慶曰嘻我家得婚而才張聚族而
慶曰我家得婦而賢其後京兆公老王屋先生日事
古文辭不喜問生產且豪中裝半耗于客若洗矣時
九夏公貧不任婚而東川公趣無辦裝請獨身爲贅
九夏公呼兩蒼頭負東皐敝　詣門而顏揚揚如也

公嗜書筒之裹加實可橐如洗勸者曰公子有五斗
乎奈何自苦公笑曰我幾忘之遂謁選判光州守會
歲祲公方攝篆欲興發吏白有主者法不得擅公慨
然廩粟萬石以賑之已民又苦旱公親祈禱屏冠蓋
洗足赤日中暴壇下者浹旬始澍雨而公病不起矣
公之廉于官也一切贖贖咸報罷脫富人子于獄夜
函金爲壽公麾之此事至今吏人多能傳誦顧余聞
公爲諸生三郤金不特光州時也郡守相江禮公爲
署客憐其才諷少居閒公謝否否莫方伯寓百金佐
公貧方伯廿年歸而公挈金還之封記宛然嗟乎公
家侍郎遘變託公五十鎰公遲二孤成卒歸前金嗟
乎公諸生乎而樹義名此大夫一光州皆能辱公也公
死之日刺史王公至親視含殮見公官邸如僧舍槖
裝蕭然歎泣而去夫子兮不恭食餼伶人東方遊戲
索死不得而猶刺劍于社肉以飽公爲光烟如矣爲
諸生始終斤斤不墮清白加于古人遠矣公諱其生
于某死于某子女某葬于某處公性孝友重然諾其
所交皆一代勝流何翰林良俊歸太僕有光相與閱

公藏書賜淹彌日曰孰謂董先生儒而貪哉所著有某之故曰公董之聞人也法宣名余與公雖姻家其銘匪私銘也曰公之生經明行修半刺光州而不得與更老遊公之歿老而彌捷死于王事而不得與法合有書如雲公神所憑有丘如虹公神所通有史之筆如金如石公神懌以待過而本者之必式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代

海上有王屋先生以博聞多能爲憲于時不獲顯而有子曰九夏孫曰伯復先後用經術舉鄉進士人以爲造化詘于先生而取償于子若孫而不知孺人實亢之孺人者九夏公之配而伯復君之母也先是張顧兩家各以閥閱高里中顧有御醫東川公與張京兆文州公相姬兩家遂不用牛酒結爲婚姻退而具言婚事顧聚族而慶曰嘻我家得婚而才張聚族而慶曰我家得婦而賢其後京兆公老王屋先生日事古文辭不喜問生產且豪中裝半耗于客若洗矣時九夏公貧不任婚而東川公趣無辦裝請獨身爲贅九夏公呼兩蒼頭負東帛敝　詣門而顏揚揚如也

諸妯娌綵衣狐裘姍笑屏幕間孺人以綦褐當九夏公揚揚如也久之還歸于張家益壁立於是盡脫簪珥小治產而衣漂浣衣與諸婦媼身自力作曩未習紡績至是始操緯車未習織至是始操機杼九夏公丙夜誦讀聲相韻也已唐孺人慰勞機下挑燈歎泣兩婦姑又烏烏聲相和矣所舉子必以自乳衣必以自紉曰省一乳媼足具九夏公一歲膏火屈十指足具堂上酒餚故九夏公退而問爨下爨下之突加黔進而奉杯案上壽兩尊人兩尊人食加簋味加旨也

九夏公以此無內顧憂得隸鄉書而伯復君亦次第颺起已名高於詞壇矣九夏公之貴也欲爲孺人洗槖裝羞稍治簪珥實之孺人謝否否而于唐孺人喪則謂九夏公曰君諸仲貧不能營葬事毋以累諸仲及王屋先生之喪也則又謂伯復君曰汝諸從父貧不能營葬事猶汝父時毋以累諸從父蓋孺人好務爲節儉而又少時爲名家女閑于禮法故知大體如此孺人爲張氏婦四十年中間喪葬嫁娶佐九夏公者十之三九夏公歿而以身主辦者十之七乃軋軋

機杼老而不衰者又十之五孺人可謂始終糟糠於婦名毋矣孺人好禮佛每晨起必稽首百拜諸子環而請曰毋得無病乎孺人太息曰此何足病我病在爲婦時耳他無論卽汝兄弟姊妹六七人吮我乳湩不知幾斛矣長而一衣一縷疇非出我十指間者汝父故書生何知我苦我今垂老而後一示汝曹也他日思毋毋忘我言嗚呼方九夏公往贅時貧不治裝夫婦縞衣相對殷勤昫沫顧得有今日迄今日而孺人辛苦復如貧賤時是性爲勤儉者也昔文州公一顧孺人私自慰曰仲女今故貧我入其室器物整好諸子布衣紃履有名士風張其興耶觀于伯復君而孺人之後何纍纍也乃知曩者兩家聚族相賀不虛矣余不佞與九夏公爲中表兄弟九夏公毋爲余父姑姑相見未嘗不津津稱孫婦賢則孺人哉余信而有徵宜銘銘曰謂而匪貧貴而糟糠雲亭亭兮氣不散藏霜烈烈兮筆不刊者唐目者卜之終焉允臧曰其葬也辛卯正月之春王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 代

文待詔稱二陸爲三吳文人之祖二陸以江左綺繡
彪奕一代然無不本諸性命往往爲高才奴使平原
戎首卒以讒中清河矯矯差班循吏尚友者詘焉彈
尤峯泖其靈不盡耗於二陸之手迄千年而有元敏
今世所稱馮元敏先生是也先生爲　肅宗朝四鐵
御史南江公第八子而其所自出則爲馬太安人自
元敏先生以辛未進士典兵部即進士封稱貴矣封
之日元敏具冠紳厪行庭下太安人大喜顧謂元敏
曰是晁而流珠者非笄翟也耶我昔侍吳孺人孺人
且死授我以金珥曰勉之而孺子必貴已而摩汝頂
曰寧馨兒非是母不能生我今尚能憶孺人言夫安
分有今日已慨然曰我老人也至勤　天子詰而封
我詰多善言顧安能當此元敏官兵部太安人俱故
事兵部選吏則大官具饌宴選司諸郎元敏每宴罷
持酒脯歸跪而餉太安人太安人食畢又北面叩首
呼元敏曰兒乎其爲老人所以報塞主上者故元敏
所至能勤其官且以文章節義重海內悉如母言初
吳孺人歿島寇內訌御史徙家避寇沈巷太安人獨

城居曰我抱吳孺人主在何忍去倘事變卒起誓與
薪俱盡乙卯春訛傳寇躪入關門邑中人恐太安人
獨坐機杼中自如曰寇安能遽入城即入城吾有死
耳夫以死一而當寇百何以走爲後卒無他其賢智
如此性好儉身服漂浣衣元敏四時所進錦綺悉不
御妯娌告急則洗橐付之御史公曾以遺金五百鑲
分賜太安人曰則以待而子歸元敏未歸先出百鑲
周族之窘者左右請曰夫以所分金償貢責且不足
奈何又損百鑲哉太安人笑曰勿復言若吾子豈憂
貧者元敏去兵部有銓望或以告太安人太安人曰
吾兒少強項耻工媚嫵性不能下人恐以才賈忌已
而不果遷故元敏督學貴陽者垂期年則解綬歸曰
吾有古今之愾居不能告諸友知家有老母稱知已
可以歸矣先生歸閉戸著書酌水獻太安人四方遊
士有借交先生者率不內時獨鼓屐于名山水間望
者以爲鳳文麟趾視先生出處以卜世道安危嗚呼
其眞不媿太安人予哉銘曰不知予視其母予爲誰
元敏甫文六經人千古永不磨一杯土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 代

吳公卒之二十九年爲萬曆庚寅時余納　鄭節詩命潤州其子吉士君民表手勒狀跪而請曰自吾之聚族于斯也與宋而南矣顧世服賈無顯者自清隱居士應　文皇帝徵始稱聞族迨余府君始稍稍慕經術用啓余小子府君棄余小子久明德懿行靚記不什一而復闕焉弗彰余小子罪也又曰余小子幸同予榜薦于鄉又幸而厠在予榜進士又幸而從予後職史氏筆侍　上左右其竊寵光吾子實溢餘子倍常藉寵光余府君而爲之誌若銘則小子幸甚又曰吾先孺人之歿也又先吾府君十年所矣藉以先府君之餘而一言及孺人又小子幸甚唐文獻曰不知其父視其子況吳公余丈人行也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恩字沐之別號江州處士公生而長厚坦夷舉止若老成人公之父敏菴公家貧遺田數畝若廢丘時公僅年十二三不能置傳教公讀傴僂循公發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居奇貨寧兀兀坐困夫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吾

其庶幾哉於是携公入武林上下寧鑾建業間心通十一而息之旁及販脂賣漿陂魚種樹之術稍稍具伏臘矣謀娶婦娶錢孺人數歲卒再娶夏以繼錢室是爲夏孺人孺人端凝不妄言笑其父處士公心奇之曰之女也而實丈夫子也子則大我門矣吾擇名家子婿以大婿門既歸公屬大父循菴公杜太孺人竝捐館公生而得大父母心時時置公膝上弄之繼母李勿善也稍觧觧公請析箸敏菴公可其請未幾敏菴公卒公哀毀爲孺子慕喪葬咸庀悉推其遺產于季弟愈身不沾錙銖又以已貲時時爲兩弟償責逋人而又爲弟子棟娶婦曰此猶子也公念母李孀居不忍異謀于夏孺人孺人曰善傾篋奩脫簪珥儲室奉母李以居公拮据服賈如故孺人手調滫瀡醴酏上食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李性辨急時有所督過孺人累晝夜侍立榻傍悚息不敢退間腠兩隣嫗李許請間曰姑善成我實奇愛我淚垂垂不敢下會李孺人病親爲浣中裙滌厠奉湯茶彌謹李大感動手孺人好語曰大媳負女大媳負女顧謂公曰

疇謂舉首無夫而婦孝若此而後當有興者而所謂
兩隣嫗者至相顧指孺人以訓婦曰若獨不見吳家
婦耶李孺人既卒公夫婦哀毀如禮如所以喪敏菴
公者公好客卮酒豚孟必與客共其治生雖米鹽果
瓜竹木瑣屑必有度而性嗜赴人緩急有所稱假至
一再折券無倦色時從子母家貸錢隨手散盡責進
者踵門詰公曷不以償我而施爲公謝曰吾詎敢強
爲德于人第視吾眼在否而忍坐見人困也竟以好
施故家益落公無聊顧視諸子慨然曰嘻貧甚矣有
兒可教是不困矣吾左手種德右手券責而縱困我
釜養能困我鼎祀哉俄病就卒是爲某年月日長子
某次之望卽民表與余同年有文章名改庶吉士者
也銘曰世之貴孰與德之貴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
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旣良家道用昌乃天賜之祥
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繄翁媼兮千載同藏

孝廉霽宇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 代

余有壻太學生吳嘉徵率其弟瑞徵以父母之墓銘
來請曰吾父歿于癸未母歿于癸巳垂二十年暴寢

霜露藐孤未知死所頃者擇壤諏日合葬于吳縣龍池山之新阡每痛先君有言吾死願得太原王公銘其幽而吾母凌孺人之垂瞑也亦曰小子爾無忘而父之遺命用是敢稽首百拜以祈終慰之地下余唯唯不忍辭吳江之吳氏有兩大司寇其一爲立齋公諱洪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其一爲訥菴公諱山官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立齋公生訥菴公訥菴公生德泉公德泉公生霽宇公德泉公有從兄中河公南京光祿署正老無子以公爲後德泉公公之所生父也中河公公之所後父也公娶于凌道山府丞公之長女是爲公配當中河公之歿也孺人王與太孺人沈皆在堂兩孺人性頗嚴而沈尤辨急易爲恚左右不敢平面視公與凌孺人每晨往朝夔夔齋慄沈孺人百端激之氣愈和上食愈莊夫婦屏足鵠立者終日命之退乃退退而詗察無後言沈孺人爲之破顏而止辛酉公登應天薦沈孺人大喜始命凌孺人側席而坐久之兩孺人相繼亡去公與凌孺人喪葬如禮哀毀骨立而至是始親政乃割腴田

以散族人凡以千計又劑量斗斛所歲省租石又以百計其他內外強近之親以次衣食待公而舉吉凶者不勝數伯父仰峯公殁臧獲食官賦法當按罪主名公捐金力脫之行游市上有蓬跣繫累椎胷而號者公訊之以逋賦就逮者也因問負幾何曰數金又問家所存幾何人曰獨老母我死而誰爲收母氏骨者公立完其逋罪得釋其人願納產身爲傭以償公皆謝而遣之乃洒涕搏顙而去公既好行其德而性又豁達辨爽喜從四方賢豪游觥籌轟飲徹晝夜不絕夫人日走爨下新樽析俎唯恐後甚則徹所饌諸簋以佐非時而身自享祥食公以是愈得長者聲公私之事首推爲祭酒公不難任劇駢怨銳身先之又善排解紛難酷知人痛癢凡有求者皆樂趨于公歲大祲大損穀粟以與作寓賑其所修隄岸橋梁廢寺甚衆鄉人至今德之凌孺人有子而殤公不懌孺人擇名家之媛進公爲豐腴其衣食且溫言以教其不逮者諸姬媵皆感動愧服久之戴氏舉一子曰嘉徵王氏舉一子曰瑞徵凌孺人撫若已出而公亦悉汰

其聲華舊習手一編課兒甚樂也未幾以癸未上春官不第鬱鬱病歸以歿孺人引刀欲殉者再二子牽衣號泣得不死孺人辛勤教二子成立既娶婦則移公之樞合堂而居閉門焚誦以癸巳病卒二子發篋凡笄縰衾襚及飯含之物皆具考其歲月即移樞別寢時所封識也嗚呼孺人何嘗一日忘公于地下哉公治經術能文章不緬問家人產賴凌孺人精心營辦檢涸藉塞耗竇食指千數無一人飽而嬉者公又能畏事忍詢摧剛爲柔所遇無少長貴賤以善氣迎之反顧怨恩灑然如雲霧之釋故公歿之後二子以孤兒讀父書支守門戶時獲聞教于公之故人賢者不至孱弱僵仆貽兩司寇羞則公與孺人遺謀遠矣初公有感於凌孺人之逮下也既得二子抱而喜曰是孺人賜我也孺人則曰是天賜君也君不憶武陵還妾事乎公嘗游武陵以重幣買妾業已迎入舟矣察女焦然有恨色知其已字而父母以貧故更嫁之公即遣女奴謹護別室質明急返之文家而不責其財嗚呼此去古人何遠子孫繩繩有以夫銘曰是維

吳氏合葬之墟有丘壟有松猗猗穀室同穴抱璧聯珠家人曰宜詹人曰祺飲樽不盡以遺其餘子孫繩繩光兩尚書

太學心宇楊公墓誌銘

往泖上楊氏多聞人而諸生士修文行尤著嘗一顧予鹿城半面而別無何則以太學府君銘請夫人子有愛其親者輦金輿璧以贊文于當世顯人沾沾耀里閈觀矣其後不一二傳顯人之姓字化爲冷煙飄風而不可得而況藉其文以永永者乎於是不朽之權轉而屬之山澤而予非其人也則姑銘之以衛樵牧吾松之秀以峯泖爲宗長震澤東下滙爲三泖而楊扇控之其里居鱗次以挹水秀嘉靖間九華先生用進士起家由大行歷官雲南憲副而楊氏之族甲泖上公其第六子也已出後於仲父二華君遂父二華而母趙孺人云初中憲公多子顧見公少小婉孌而性復好吟咏輒擁抱之曰是驥子鵷雛亢宗必矣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甚而性不耐有司繩尺因入游成均六館名流巷駟相逐自後五試京兆皆罷

免而有子士修以經術爲秀才高等公笑曰我素不
欲與造化小兒爭權今乃與小兒爭進耶於是屏去
故學發中心藏書讀之而更嫻於詩律字學所蓄古
人法書名畫及瑗璧槍畺敦鼎之屬旁列左右花陰
竹篠陰映簾櫳公憑几援毫而賦之不復知人間有
塵土事月白水香扁舟獨出爐煙鈎綸半倚於葭荻
鷗鷺之外望者以爲張志和陸天隨其人而公亦謬
稱泖濱漁父入則召父老諸昆弟爲醵驩飛絲奏肉
頹然醉鄉侯矣公少壯能文章視功名直可唾取數
奇蹭蹬不得已而托之詩酒翰墨然終落落不自快
遂決計治裝爲長安遊遊而困病歸妻子喜懼交并
慰勞數四公歎曰吾聞莫燕趙多異人庶幾見之豈碌
碌馬蹄間博雞肋一官者蓋其言甚壯而病已憔悴
不可治然公猶整巾櫛與故人杯酒宴笑如平時且
築室而題之曰保閑曰遯意將栩栩六月息也豈謂
遂成千古哉公歿之前七日持齋誦佛號而逝蓋萬
曆已亥九月也距其生嘉靖丁巳享年僅四十有三
公貌癯神理清朗與人交斐亹無間而鮮峭岸暴抗

之色莊事兄姊撫諸弟禮能逮恩二華君沒公推遜遺產分潤族人而身自拮据治喪事奉嗣母趙孺人惟謹憂喜痛癢抑搔候問不去側其侍中憲公唐宜人及生母王孺人亦如之婦翁卒迎養婦之母於家扶植其孤子以成名士生平不喜治生產而好賑人之急廩饑嘗數百石更轉貸以濟有貧而負公者立燔其券視世人齷齪仰掇俛拾與竈下婦持籌計算浥薪腐粟而不肯分蛾鼠之餘以與宗黨共皆公所笑也公雖好施而貧有子潔修負藝林之望海內交游皆樂道其文行以幸公之賢而有後公亦可謂不死矣君諱繼美字仲休別號心宇娶趙氏生二子長即士修娶吳江太宰恭肅公孫太學季華周公女次士偁娶文學寄宇馬公女後公一年卒士偁有子弘士修有子穎及女三葬金澤港李方圩祖塋之次銘曰具區湯湯擘流東寫委輸三泖金澤維藉滙爲靈區君子是舍晶英上浮膏沐松檟除道闢周以俟石馬樵牧已而內有賢者

太學何俟菴配馬孺人墓誌銘 代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俟菴何公之配予友紹興司理
士抑三畏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于北畿自後屢上
春官偃蹇一第每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
秋高冀蚤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人才士抑
得紹興大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
入浣厠牘日告平反幾何以娛七箸孺人則稱引古
義勗士抑以遘種德訖威富不以三尺養交令部內
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于
朝與 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爲兩親榮而太孺
人翟車弗棨直須時矣乃竟中讒以考功法調官他
郡太孺人聞之無慍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于之
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
孺人爲能母蓋歸十日而孺人卒卒之日諸子姓咸
集視含視殮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幸牧考終之
福不者扶櫬歸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予陳
仲醇次太孺人徽言懿行徵墓石于舊史惟是董與
何世親也其昌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
孺人攜李人也攜李去海上百里而遙鮮通婚媾而

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廬江何公竝遊都下相友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俟菴公者孺人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也俟菴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廬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嗃嗃每晨起必勑諸婦諸孫婦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人獨先期朝太公太公以步搔玉搔頭賜之曰吾門終賴汝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廬江翁捐館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展轉避寇年荒穀貴人不厭糠粃何論甘毳則手辟纑質簪珥上食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也小不懌從女奴屏人問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俟菴公視床褥進湯藥髮不櫛衣不解者經年無倦色王孺人沒而哭之極哀聲感行路杯棬手澤觸緒興悲歲時饋奠慘然灑淚者畢其世廬江公沒諸昆季當析產俟菴公自攜李歸僅授之敝廬寢丘室人嘖嘖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弗言俟菴公之庶弟三泉

君者客死于金陵俟菴公以其喪歸則諸弟攫其貲
已立盡時王孺人尚在心弗能平也欲更均之孺人
持弗應也而里中多俟菴比之田萍矣孺人雖與俟
菴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嗇好行其
德于姻婭舊故閒事外家極有恩意遣問相續兄弟
之子姊之子與俟菴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裝貧
者忘困孤者忘亡如薛叔庚宋啓文最著廬江公之
妹歸龍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俟菴公養于家孺
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孺人均禮而期
近之親以及隣里所待以舉火者不知凡幾以故孺
人沒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毋德矣孺人有九子殤者
四人餘子皆迎師授經不以小慈爲愛然俟菴公課
子多譙呵孺人又未嘗不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
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
青衣軋軋機杼白首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綵客至設
醴豐殺中程而口未嘗厭八簋內外斬然無耗贏漏
穴而綦履不及庭家僮千指嬉嗃屏絕肅若朝典而
呵詈不出巷鍾釜圭撮扃鐍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

者不忍辭以囊澁即古之女宗母師何以加哉孺人生于嘉靖癸巳年正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丁未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五生子五長三畏即司理君也茲以八月十二日合葬于鳳凰山之原銘曰繡之水清且紆方孚玉圓產珠鏡之水清且泚嘗君羹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劍斯合歸于藏藏有石照彤矢千百年其視此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溪包公暨配誥封安人曹氏墓誌銘

檇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雁蕩暨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襆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謹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蓄書聞有異本即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

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即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殣廩飢藥病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掖善類而耻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絕瑕類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

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以屑意至于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非苟而已也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身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五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

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謠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談笑出之面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于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孳孳汲汲如理帛績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子云云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顴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膽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刳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社少年之塲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鉏治殆盡又陶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

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墓在某所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僻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繄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于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

肅皇帝朝有兄弟以名御史稱者爲華亭兩包蒙泉公節吳石公孝是已蒙泉公論寺人中怒謫戍河湟以沒 穆皇帝登極特贈光祿少卿而公其長子也包之先汴人南渡後世居嘉興之雙溪其高祖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可松公生子舒菴公爲池州守進階中大夫舒菴生子吾心公贈中書舍人而生兩御史前是池州貧出贅中書公于華亭遂隸籍華亭里公諱杞字孟材別號海亭居士余考刑部主事贈尚書公仲女歸公爲元配公初童子時聞少卿公之被逮也泣請赴難所吳石公撫其頂以應曰汝髫年不堪間關爲萬里行休矣公制仲父命不得往恒西望號

慟欲絕既補諸生游太學遂單車冒霜雪走訊少卿于湟中會聞海上島夷之變少卿公心動督令歸省太夫人公不得已洒涕就道既歸臧獲負義公摘而訟之寘諸法然家益中落又屢舉不第居恒顧歎髮種種矣我卽不得以明經顯然出而飲氷嚙蘗使海內知淸白吏有子先公其不亡哉及謁選授鴻臚序班時徐文貞公柄首揆從叔武惠公以太保綰金吾帥誼爲　肅廟所尊寵一時車轍塞門不得望謁以去而公與兩家有聯數邀置爲重公謝勿往也強之則一再寒暄侃侃諷議而已兩公以此益嚴事公曰强項御史有種耶海上唐君君挾重貲遊長安僕盜之且縱火于室以幸免而唐君死公收其尸于煨燼中遣人護其喪以還因貽書伊子曰吾疑而父之死于僕手中也唐子執之官不考掠而自服公嘗得盜有薪米爲溫言慰諭者百端客曰無乃過乎公笑曰吾憎唐僕之爲盜也爲綱常也若隣子則以貧故吾故憐而敎之使悔焉不然昔陳太丘孔寺丞何如人哉

丙寅　肅皇帝晏駕奉　詔齊楚戊辰復　命以考績進將仕郎會聞李孺人病亟卽　請告而孺人霍然起公拜堂下且喜且泣乃日偕諸兄弟修澣髮于左右者彌謹甲申李孺人考終公哀毀柴立三年如孺子啼也公性孝友喜拯人之急凡里黨故人所藉以婚嫁喪葬者無算季弟蚤世爲經營卜地不避風雨所課諸子十餘年皆已成立雁行而游庠序中斌斌矣瑞溪學憲黑頭解綬好爲德于鄉公實左右之晚好緇衣黃冠言旁及靑烏之術焚香勘書絕不聞外聲利事而公又自少廉重雖盛夏攝衣冠而處子弟過而起居者肅如朝典焉居恒得人善獎護不去口有過輒面折之慷慨直腸人亦不敢以俗調望公而公于一切帖媚柔熟爲委蛇磬折以行于世者視之蔑如也公垂沒不及其他謂弟與子曰勉爲善足矣自萬曆某年距其生壽六十有七公配孺人生兆祥不兩朞遂先公而逝僅年二十有六兆祥呱呱襁褓中不復能記母氏短長肥瘠顧不佞猶憶公數稱吾妹恭儉明智人也既歸公念不得侍蒙泉先生一

日養公西望慟孺人未嘗不攬衣拭涕于後也孺人雖效其子爲國器恂恂稱退讓君子將大其閥以顯公與孺人其不亡哉

墓表

包學憲墓表

有明嘉興包公諱樫芳字子柳年二十三而成進士三十而出爲貴陽督學使以忤權貴歸六十有三而卒公居官則百姓祠于官居鄉則郡大夫以賓禮飲于鄉生平爲德必果樂善不倦以恭儉慈和爲家法以忘賢愚置臧否馴老稚細俗用平等爲世法以遊名山飽異書視居常爲安樂法其他陰德隱行未嘗一以語子孫而無問遠近言及公者至爲感泣流涕以幸公之賢而有後此足以觀善人君子矣余以是揭而表諸墓道之陽曰是爲學憲瑞溪包公之墓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萬曆間有兄弟後先顯名于時者曰無錫顧君憲成允成兩人恂恂儒生退然若不勝衣及進而立于朝又相繼得譴落其官而天下顧慕說之相與

喟然太息想論其父母何如人則南野翁錢太安人是也翁之先世居無錫上舍里自公徙涇里而居里人易而侮之轉徙石村侮公者厚自慚悔數招公還公乃偕太安人還修什一之業以身居纖嗇間而陰施其德終不肯與人競奇贏有貴買而賤賣者公償其直諸傭保雜作者公縮其贏錢息之爲娶婦婦歸者凡數十人有賈遺金去去三年復來公授之一篋賈怪問不知所以啓而視宛然曩者所遺故物也賈驚謝不敢受公笑曰君失之君得之于我何有哉

性嗜義喜拯人之急貸者輒應應而或不副則期以某日時至至則先期辦錢以待且如其貸數而以細小羨之曰是窶人也善耗吾故慮之初公貪而蹶蹶而復起兩夫婦嚙半菽衣漂浣衣請匄者往往囁嚅難公色及進而謀諸公公唯唯公退而謀諸太安人太安人未嘗不洗筐相付也公之憲成允成也學成邑令周公分俸佐之公驚曰孺子受書而乃煩縣父母耶且縣父母安得人人資也而孺子先之立謝去令以爲賢舉鄉飲首徵君爲重賓公曰此以孺子

故榮我耳我野人也不足以束章甫敢辭時有囊金私于叔季者欲請爲居間而以金壽公公旣斥去而佯以問太安人太安人曰嘻彼謂我兒何如人耶夫金去可償我兒孺子也而本先撥第不知從何取償耳公立起呼酒自酌更以酌太安人曰吾故慕伯鸞夫婦奇節今以我視子何如哉相對大歡而罷未幾憲成允成次第成進士兄弟雁行上太安人觴太安人捧觴泣曰而父累辛積勤所以教汝曹者凡爲汝曹下今日種子也天乎而父安在耶則以今日酒一澆而父墓頭草耳且曰孺子欲無忘而父乎而父業有言矣吾不願汝爲好官願汝爲好人孺子勉之叔季再拜謝母教江陵張相國專欲置故御史劉臺死憲成上記當道詰諸不法狀及江陵病而公卿相聚爲禱者踵齧也乃憲成獨不署名有代以名署者憲成馳往手削之中外謂叔子禍且叵測太安人聞而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且兩兒骨有鐵所爲尚不止此而無何季子救海先生罷歸矣叔子又以吏部郎論事判桂陽矣兩兄弟歸而拜母太

安人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太安人
性至孝曾爲姑親浣中裙滌穢器里婦至今難之南
野公自傷少孤每語及舜臣公輒涕下歲時饋享太
安人潔羞而進之老夫婦仰而奠俯而泣矣南野公
不信鬼里中有靈巫公往問之卒不敢下爲碎其座
一夕巫遁去而太安人之病也里媼趨候疾問有鬼
乎太安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太安人指謂曰大似
汝媼咋舌而退其正直多類此嗟乎三代而後禮樂
不足以造士故獨有望于家之賢父母然患得患失

仲尼羞以爲鄙而今家庭之訓半此也則聚國族而
求子孫寧復有品乎哉今家有公與太安人而生子
爲憲成允成又聞其伯氏性成仲氏自成竝不有其
弟之官能爲兄者也所從來可知矣予故表而揭之
石以告世之爲父母者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

國家凡大臣有親喪者上書乞　卹典于朝　天子
予祭葬如例太原少傅王公忠孝簡　上心其母吳
太夫人沒　上悼念追卹加等與故太子太保愛荆

公得竝祭又傳　諭特遣官齎捧金幣布鈔　賜于家蓋異數也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某次學憲公某其與故太保竝受封者四先封孺人再封宜人又再封宜人又封淑人比後太保而以閣銜從封者二先封太夫人又再封一品太夫人萬曆間上召拜少傅公于田間公以母老辭　上敦召愈急奉太夫人以行三年聞仲子學憲之喪太夫人趣命具裝歸公累疏乞身送母不允尋迎養于京又三年太夫人先公歸公即具陳情疏三日三上　上許焉未幾尋有詔趣還　朝視前加迫公與太夫人復如京　上召對喜見顏色曰卿扶母遠來可謂忠孝兩全矣公稽首謝因論國事甚力　上慰勞久之天下以爲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未有過王氏者也太夫人姓吳故名家滄南翁之女少習小學孝經及前代名臣列女故事事姑孝教子以恭儉居恒讀書菜鮭布裘而已少傅公始垂髫爲州秀才太夫人爲製青布履襪蹴踘蹯前督學馮公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哉既舉進士則歲時使人致資斧

爲養廉助公以此立朝三十年清名聞于　人主公爲禮部侍郎時首與故相奪喪事相左請原官詹事歸者蓋以身爲諛者愛荆公不察也太夫人則前謂曰翁不憶二十年前呼兒附耳語乎比時比使前駟導而過門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歸顧不勝耶及公爰立之　命下太夫人傷愛荆公之不獲見也以卒不以賀我　朝輔臣給假者自洪熙金文靖公以省墓假自後未有得請者請而從自公始公晝夜馳十七日抵家拜母床下母子相抱持泣左右莫不動容已　朝命再至虛首揆待公使者促刺里門公匿不使聞已而就床間聞導迎　朝使聲問爲何事公始吐實太夫人曰兒寵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薰灼又曰匹夫猶不可狃況儐蹇抗辭萬乘之前乎負恩不祥壅　命有譴吾滋懼矣公謹對曰　天子至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毋勿憂太夫人曰夫幸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襆投之公前曰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決也于

是公奉母再出出而大本定東師撤遂以病堅請
上慰留不能奪乃　手批奉母馳驛還鄉不三月而
太夫人以八十考終矣公乞謝政凡一月八上疏其
詞甚哀讀者異之未幾太夫人遂以訃聞然後士大
夫乃相與歎服之歸爲不可及太夫人性儉厲私居
對親戚未嘗易冠子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童
僕肅如　朝典間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
表往楊忠愍以諫死愛荆公爲居家輟食流涕慨然
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居傍獨曰不然夫
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于何地且不聞有諫行言聽
臣主俱榮者乎至是其言始驗少傅公之始生也身
冷無氣有隣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
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
嗽下而醒已公往往多病如嫗言太夫人老垂沒猶
日夜問公疾不休公曰甚哉不肖之以病累母也嗟
乎且以出處累母矣余惟公之出處正與太夫人相
終始故出不戀名歸不潔身即　聖主且悉公母子

至情其見于　綸誥　廷旨　召對　手札之間所以　咨賚太夫人者前後非一故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誠未有過王氏者也而公亦以此得全其忠孝之名且曉然示天下以大臣難進易退不可奪之節則太夫人實成之哉是不可以無表於是表其大者揭而勒之墓端之石其生卒子姓詳見銘不具書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祔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于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斅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

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來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于其爲我縷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曾姑施夫人祖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典孺人世家女顧能遵其範不少衰性淡薄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奴婢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

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詈聲達于臬外奉姑孝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歡心晚得羸疾日坐臥常相半冬重裘夏墐戶幾不知寒暑人事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有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達近疎戚待君而濟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予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囑瑣買妾吳孺人豈眞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且悔恨搥床撾壁病愈愈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

煦煦庵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嫗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勑以侍君者也至是始皆歎服孺人爲眞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即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覯也余嘗笑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妒婦太宗賜之酖酒則曰寧妒而死不願不妒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妒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妒婦之津好婦壞衣柱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妒若是豈婦人之妒無貴賤宛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于賁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竝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歎周召二南之化能使僚木小星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

于周公召公況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祔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係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是爲表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誄　祭文

范牧之誄 有敘

余友范牧之材有稜岸駒齒未落剪剪軼人得其嘲笑判爲榮辱然獨傾交吾黨酣肆横溢如張百全之軍援厚盟堅縱馳衡擊已無千載矣可否然諾一言千鈞似俠冲退斂約多與寡忤似老淋漓簸弄縱恣歡適似玩丁家艱時面如深墨骨如枯柴溢米勺漿

存性而已才之果毅勝堅可與適道孰有如牧之者
乎牧之亦雅自負將盡展厥緒益亢其宗顧幹局趫
敏性如俊鶻一撲不勝便欲颺去落落久之迺始爲
倘怳自放之說慨然曰昔者顏回天折蹻跖眉壽伯
夷窶貧齊景豐厚孔子老行陽虎賈寵人之賢不肖
寧在通塞間與夫既已受造化鎔鑄而猶爭之將爲
躍冶之金邪時牧之意實慘黷謬稱說以自廣耳後
稍娛意觴詠與客陸博樗蒱蹋鞠射覆酣或長嘯大
呼激氣引聲洩其不平若欲爲晉宋逸人嵇阮陶謝

輩者間令吳娃度新聲意有不懌輒攢眉曰鬼而粉
墨矢且中人截袖而出疾不及影後游平康獨有所
遇淹繫旬月無復顧禮牧之爲此是操太阿者耻不
當犀兕迺薄之柱石而擊之使化爲百也於是吾黨
咸褒衣峩冠振纓理舄進而莊語牧之不可則又叢
誚聳譏目眦盡裂又不可則相與要之神謀掃軌割
案以附鳴鼓牧之迺愴然自失爲書以謝其畧曰僕
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
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

前擊鐘伐鼓焚香籲天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隃靡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於擿觖捃摭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强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惟有蹈東海而死耳嗟乎牧之之言何其悲也易曰憂虞莫大乎悔吝是故從善不遂吝之端也蹈過知險悔之用也牧之既謝吾黨乃不明言痛斥尤物其悔吝之介乎居無何則買長舸載之爲乃祖鴟夷之游而牧之玉碎矣吾黨無須化之術激而慨之幽冥之中負吾良友乃爲之誄誄者古人以臨哀雪涕於義當爾誄曰

嗚呼哀哉牧之之生夙稟靈氣金猌吐芒瓊禾秀穗顱角初整骨骸亦張眉昂氣激詩襟禮裳駃騠早馳濠上二子情愫固優道義實篤循理成途趨仁展軸鷹隼初颺既抱介特卑庸寡與敦惠同歡金蘭木李浮游商周溯觀無始廼風雅亦玄亦史竹間七人於時侃侃先民之躅賦性寥廓深情必鍾麗譙落月

狹邪春風草映細馬波廻驚鴻渡頭桃葉山際芙蓉文園之戾戾於厥躬鬱然璠璵惜此纖翳危言苦辭我用砥礪皎日矢心清霜隕涕無忝久要以附斯誼吾聞攻玉必有其方漸摩浸假不阿不强憶維吾黨適乖其常石質頑确玉資堅剛力爭不勝咄哉俱傷嗚呼哀哉

陸百之誄

明故鄉進士華亭陸君百之者贈太子太保平泉公之猶子中丞阜南公之冢孫吏部考功中陽公之子也長自世胄不期加潤生居淵廣匪挹彌冲其在舞象則使張伯饒愧請益之功黃子琰慙對月之敏乃遂志擬絕編名高領薦會北上春官次于逆旅勞疾弗任遂至顛隕痛哉次公九之義纏友于恪殫後事生死無憾識者義之猶復顧瞻斷影哀切在原邀作誄詞以寫至痛陳子爲之誄曰起漢季崩離寓縣零濁三方鼎峙四姓名族分胙華亭爲吳邦陸機雲而後厥胤昌淑宮保篤老中丞莊敬考功競爽人文交映誕生我君清瀾淵鏡履端初學躬親灑汛在聰稱

敏應對則俊磨礱砥礪雷豫乃奮逮事皇考庭趨輦
轂出業入寢師資是最閉捷下帷筆花帛竹禮義之
淵既膏且沐浣腧拂枕盡瘁夙夜屏攝聲氣局跡子
舍侍疾彌月解帶無暇考功捐館泣若孺啼柴毀骨
立杖不能携相塚作丘莽草漉泥隹氣鬱憁松櫝迷
離孝烏馴兎來止來栖兄弟怡怡矣言則一棠棣念
存荆樹戒析時雖倥傯務殫心力允協會同糾難違
逖孝徵色難沒秉遺馴貞姑逆養義倉給運助三貸
七莫非我分名公之孫名父之子溫潤怡和如璞未
理綺歲成名才譽鵲起曹營友邦悉奉鞮弭一入留
都朝霞散綺上公掃門國士倒屣竟體芳蘭雙眸秋
水迎謂陸郎二俊未死載塗雨雪北上春官間關道
路不任羽翰寢疢旅邸委頓而還還無幾何醫技告
單弱第急難捐廢寢饗籲帝叩神淚化爲丹綱紀喪
葬雕心鏤肝拮据一丘其宅孔安嗚呼哀哉東南之
美天下之寶玉碎珠沉蘭枯蕙稿凡厥有情莫不愴
悼矧余通家怒焉如擣人誰不死子死太皓冥路何
長生走何促阿閃國中浪花風燭來也何緣去也何

觸芙蓉劍埋鬼母夜哭桃花駿死龍種不育天耶數耶誰梟誰鵠修短俱盡君耆盍瞑目蒼蒼涼涼水枯草宿吾誄素旆永衛樵牧嗚呼哀哉

行狀

尚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

顧之先有仲實公有四丈夫子曰子富子貴子榮子華富居崑山里仲實攜子貴子榮子華徙海上而居皆以布衣樹誼子貴生文彬彬生綱綱生懷松公瑜而顧宗始拓瑜生景高公配泰安人生子二伯鄧州龍山公仲即先生先生諱名世字應夫號龍海少而岐嶷有夙慧懷松公絕奇愛之曰吾大者琳琅小者玉樹顧其興乎先生髫年景高公捐館舍依母太夫人誦讀太夫人從機絲中課之燈火熒熒至丙夜不輟聲與杼韻甫束髮兼通今古文名噪起蓋弱冠遂補博士弟子彌銳精討上探竹書下綜鴻寶旁及諸子百家及稗官野史日以五色丹鉛手爲批註至是其文大成而亦往往大與時左久困諸生間然神愈王讀書愈益力終不肯少自貶損與時俛仰所交

率天下賢豪一言抵合即寒士必嘔肝折腸不然寧取訕詬意揚揚强項不下也故里中有更相齮嚙以浮語陰伺先生而螫之者幾中禍會督學使馮公嘗先生文且心知其寃得白自後輒試輒裒然居首然時時爲棘闈所蹶竊自嘆曰吾志行非不慕古人奈何年至此而又局局作轅下態也豈固命耶雖然伏波老矣收功桑榆丞相弘公車三上取通侯印如斗大大丈夫誠有志肯以千里骨坐朽伏櫪間哉公日則倒履迎客酒槍詩卷圍棊陸博俛首而角少年之戲日落客散焚香挑燈翛然讀書童子鼾鼾几榻傍如數部鼓吹公琅琅耳弗聞目弗睫也比寢起門者已納客復觴咏如故矣人以此調先生先生笑曰我壯夫也雄心難降我故以杯酒一澆壘塊且以詩酒三分之一足辦吾事勿復言無何閩中黃公來校士以先生冠諸生曰吾意子久薄雲霄今尚匏繫一老博士手中然今秋之役定無先子鳴奚是歲果以詩高魁南服公車下第還上海受倭城且潰先生銳然率同列登陴分門死守倭竟遁去城乃得完未幾成

已未進士授工部分司武林南關貢額外未嘗私取一麤錢豪猾股栗不敢爲非既去而商民思之爲立石焉已遷本部員外郎歷轉武選郎中門署如洗一切苞苴干牘悉屏不入所遷序務擇有功足驅使者故是時邊疆甲士號稱得人文貞公當國欲以銀臺處先生先生辭遂遷尚寶丞奉　璽書稱使者以桐圭出封親藩府賜賚丞悉珍異非恒品先生頓首謝曰臣嗇　朝命而敢徼寵賂于外三尺之謂何空橐出飽橐入亦何顏還都門見都人士哉遂不受竣事旋車道出鄧州故伯氏龍山公所守也先生相遇甚驩飲酒酣舉觴謂伯氏曰第身爲卿丞捧　天子上殿拱立　御座側而兄亦綰刺史綬章稱榮矣然兩兄弟循顛髮而上則種種如雪乃腰肢傴僂日踉蹌諸貴人前苟戀戀頭上一冠恐猿鶴笑我矣幾請于　朝歸老兩兄弟老而抱持喜可知也于是買城隅曠地累山鑿泉種魚洗竹亭臺橋榭具體而微公與伯氏婆娑游息其中日無虛客客無虛觴天

青露白花落鳥來杖履所至望者以爲神仙少喜奕晚年則召客對奕而身置其傍從容指點徐策其勝敗如是者終身無倦容然益簡遠絕不敢造請公庭至後輩以文章見投則啓關相覿欣然下榻忘其老之將至也公生于正德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十月初八日娶郁氏繼談氏俱封安人子三長箕英太學生談安人出娶方伯喬純所公女次斗英邑庠生娶海澄尹瞿永山女次奎英側室出娶孝廉戴水玄女斗英爲龍山公後女七長適龍江孫唐繼勳次適恭定公子太學生潘允肅次適沈侍御子紹侁次適倪孝廉子太學生家胤次適庠生劉永禺次受徐士充子以倬聘次受庠生趙光祖子季枝聘孫男三長芝雲次芝玉芝室俱箕英出倜儻有才名多父風能世其家以萬曆巳丑十二月二十四日扶先生柩葬長涇之原走華亭乞狀于不佞不佞之生晚雖未辱知于先生而與先生伯子箕英實有金蘭之契故爲之銓次如左以俟當世君子採擇而賜之不朽焉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栢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儆絃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葢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巳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它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

無狀哭不起吾婦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默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游無所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畧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鬚兒皆折箭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笑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

年與才心敝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
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卒不遇以死其死又僅
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稚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
族無太小不之官府而之稚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
交情最眞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姪禮最
謹顧司馬嘗折東崑崙招爲薊門游崑崙行別稚登
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泣下崑崙
卽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
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稚登病
告余以爲卽病不必死未幾哭稚登計矣又未幾且
哭王先生樞矣張新建已解楫印去顧司馬與涇陽
兄弟皆歸卧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遊
者如儆絃長孺皆先亡卽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
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碁遍生遍死遍
合遍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
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卽旁觀亦爲之嘆息
不已嗟乎稚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已之痛而已哉
幸而可以不朽吾稚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

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祭文

祭徐澤夫

嗚呼藏丹於磬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已來四十有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操觚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游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爻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泣以奠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即此一觴酹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十七新堂素帷丹旐空爾翕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哀鳴不見其跡我將求君或水西園野鳥悲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君竟何來君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嗟夫澤夫而竟已矣

祭吳母文

峩峩黃山白雲丹霞眷焉反顧孺人之家亶違厥家以從厥子視時積著吳淞之涘賈而十倍居業靡遷不足非財以樂余年盤有甘毳笥有綺縠歲時伏臘烹羔廬鹿芝蘭之秀羅于中庭彩而舞者上壽百齡文學先生以及里箋莫不休嘉幸甚神王豈惟壽康亦有令聞茸城之東畏壘斯存魏母不來婺星不耀殄茲賢媼何天不弔丹旌前揚素帷後張魂兮翩翩返于故鄉荔支焦黃再拜以祖縞衣白剡于河之滸

祭張母文

嗚呼南嶽星冥而池雲泠上鎖天門下窺人竟爰相夫君閫範肅整禮服有盈籩豆無梗法彼坤儀既柔而靜誕肇賢喆有燁其華河湯春樹勾漏丹砂佐郡執法秉憲觸邪黼黻盛世羽儀王家天子曰俞朕居中央握機執樞運于四方鑒觀爾嗣克洪厥章伊何能穀母氏孔良用錫爾祉錦衣雀裳世崇委蛇嗣賤篾屑仗義作城蹈道爲轍四維是明百鍊不折挂冠東歸脫若秋葉賢哉大夫洩洩融融洗爵上壽惟母與翁吳天降割婺女墮空去何之兮蕋珠之宮沙淹

明璫苔生寶瑟十月悲風悼彼玄宅枯楊夜號芳簾無色嗟爾令子日月有荊省臺上書曰杜既白億萬斯年永妥幽魄有鳳者雛有龍者孫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繩乃祖武世其家聲翼此清淑緊誰之楨念我弱女毋則皇姑如攀高松而抱女蘿松既萎折蘿可柰何椷辭縮酒洒爾丘阿白蘋非褻英靈可呼

祭王和石 和

嗚呼先生居今之世爲古之人悠悠世途莫知苦心擇地而蹈循墻而行譬彼墨守不失規繩南省含香中州秉鐸挂冠東歸爰得三樂三樂未幾百憂以煎數月之前公嘗有言鰥寡孤獨我居其三余則謂公語不云乎天不汝從人將柰何公于此時笑而點首寧謂今日酬公以酒生則無壽沒則無後禍福倒持陰陽頗謬嗚呼哀哉公亦人子生死異路不見其母終天之苦公亦人弟永訣告終不見其兄生人之窮遶牀而號望影而祭賴有仲子事公以禮此脉可存血食有主百歲千秋公祀不餒嗚呼哀哉遺書在牀遺像在堂靈帷綏綏載翕載張漆燈熒熒載玄載黃

人止夜靜如嘆於傍公之凄凉路人所傷况如我者國士之腸無以慰公清酒一觴寃兮歸來殘月微霜

祭高旭崖文 代

嗚呼妹丈樹德孔揚性既正直氣自溫良惠愛友于周隣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草衣蔬食執親之喪孝弟忠信居家之常解紛排難一言足當放歌彈鋏千金若忘爲壻寒門行篤且臧有時釀醴燕兄弟行傳經教子挑燭聯牀子也英特翩翩于庠孫枝蘭茂業用寢昌謂宜榮考春秋彌長天何遽奪未稀爲殃松摧桂拆珠沉玉藏鳧雁鳴叫雲烟慘傷嗚呼妹丈仙路杳茫抑游崑崙而登閶闔某等内弟渥誼靡量今其已矣灑淚汪汪敬奠椒酒哀辭是將

祭徐相公文

嗚呼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壇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

洞經相公之功心繫九廟德奠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鳴鑾佩玉綰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卷舒白雲翺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琴尊巍矣國寶卓哉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變寉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旄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墻私淑几杖親承摳衣梓邑憑軾棠陰覿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日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山既倒氷谷無春感深國士淚灑喆人澗毛匪茹江蓴可歆酌此清酒奠于歲星

祭王元美先生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微于文章殘氛莫掃柰何崛起全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詩龍準非公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菜羹必察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寧不仙游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

胡寧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路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天地夢緣古今游氣香山子瞻差足聯類杳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階庭玉樹參差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白曰行院蘇曰押衙智以爲多愚以爲誇詎如我公談笑逝耶不戀空果況復空花今于空中何以雪涕所不遣者國士之淚又于空中何以悲慟所難割者斯文之痛

祭包心韋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丸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夜吾兄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槿花朝菌我之交兄由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友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廬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笑而莫遲兩無媿心亦無媿心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聞兄大夫夢有讖兆兄遂割筭續親考鳴鍾擊鼓叩神露禱遂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于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

牀所可念者兄有遺嶽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
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苦誰如兄
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鍔千金未售神銷光
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鬢枯纓墜客歲仲
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眎一編嘆息不遇壯士無
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剞劂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
哉聞兄訃時長嫂尚在久而不弔意蓋有待兄既先
逝長孺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絶辟彼中天曉星殘
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朱孺人文

嗚呼瑶池竹冷南岳花明爲西王母爲魏夫人或居
名府或掌靈山各有司存孰來人間勘校霞篇檢閱
玄籤爰擇令德爲母之鵲令德伊何寔維朱母環珮
羽旄麗于下土法彼坤儀矢其德音邊豆無楩禮儀
有盈雪殘閉戸雨暗桃燈式穀爾後蔚爲聞人射策
軒墀首冠多士酒緑花紅頻煩宫使玉皇香案金馬
秘書甘泉朱雁天祿青藜帝曰庶哉牓居中央握扤
蹈杼運于四方監觀爾嗣克稱厥選揆考本源毋氏

聖善何不少須爾綸爾誥燁燁白雲翩翩青鳥大壑
蓬壺神仙所都靈爽復去其歸此乎其本年家誼若
兄弟豈無一杯奠于靈几酌此椒酒採此蘋花含意
未申雪涕如麻

祭朱月溪 代

嗟乎滔滔不返東流浩波長繩不繫西飛赤烏朝悲
蕣堇夕陽蟪蛄觀化易及哀我人徒嗟惟朱公令德
淳龎如玉隱璞不暴其光春馳坦度樂易溫良家安
孝爻里挹璚芳形夷貿市情古豪莊念昔先人性禀
嚴毅慎擇與可不苟諧契白髮締交惟君兄弟分參
絲蘿情誼切至公推餘愛以及小子兩世通家形忘
彼此我從西來君東延跂園列時榮華堂羅綺飲謔
通宵賓朋雜起我醉婆娑安君情則喜嗚呼贈袍憐
生挂劍憐死我念朱公情何已已年踰知命雙鬢未
絲仁厚獲齡禩未期奈何一疾而忽成悲公始抱痾
我數問醫醫者雜視咸曰無危病久不痊我心則終
愕焉訃報雙淚涕洟嗚呼傷哉若古有言仁者有後
公之芝田幸挺續秀以世其家誰云弗壽我酒盈尊

我殽伊俎縞帶素袍酬公柩所公貌蕭臞公惟慷慨
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哀哉上享

祭王弘宇

客春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生神樹占史狐疑
余嘆且喟邦人當之其在先輩俄報訃音公騎斗去
倚年獵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
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暉花籠步障香印瓏瑜
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笑喜動髯眉退賦百咏
似序屬余譬彼揩揚前以糠粃公之憐才舉世無兩
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巉巉鵲冠蕭蕭鶴氅樂哉東山
抑河西奕塵尾笻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踔立人上
龍媒長嘶獅絃絶響草虫之鳴亦復見賞嗣余授經
越水吳臺公亦高臥門掩蒼苔雞犬相聞不相往來
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遐跡踈心密尚擬龍門
威瞻鳳德胡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石
風寒素帷淡無春色先慈弃予公更捐客生我知我
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夏憂刺骨公有喆嗣千霄六翼
顧予山癯報毋何日念酬感懷彈淚俞碧

陳眉公集卷之十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祭文

祭王亭伯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丸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更有吾兄未白而殞朝榮暮落槿花野困憶昔庚辰遇于直塘傾蓋而語得兩琳琅嗣後漸暱笑言斐疊握手拍肩宛焉兄弟草綠鳥啼留連觀西夕陽在樹醉咏而歸兩年以來蹤踪彼此青雲白雲各言爾志離簪

之園欣然斗酒爲別未幾柳生于肘嗚呼二三知已
落落辰星疇如吾兄肝膽相親名教若掃淪胥以沉
疇如吾兄孝友溫文所可痛者大襄未卜而有季在
宜瞑其目所可念者遺珠在腹而舉得雄若教可續
人如車輪生徃死復月十二乘日三十輻誰久存者
而亦何哭

祭何太老師文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
以灌以溉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

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
性稟鄒魯畫地而跔循墻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
早擅一經晚酬六籍吾師得之雀起鶴立誼敦老友
澤急窮親吾師得之腸熱如焚無妄笑言無輕臧否
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
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
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
爰及名孫五色鳳采千里龍文花照金鼉月籠玉樹
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魯霸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

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嵫匝腸攻骨哀絶吾師
凡我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
寒風綴綴酸涕入地霧兮今來歸載翕載張彷彿舉帷
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祭震野楊公文 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伏我先哲巍然二老
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旛旛黃髮是咨是疇
遜髦于荒執政之羞束帛于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
竚公壯猷公亦幡然爲余强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
屢　詔不赴眉壽燕喜占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
耋　上錫杖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
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劍佩照耀里衢香山
洛社舍公誰歸枌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
厥辭酌以大斗化而爲箕人生寔難慶弔須臾嗚呼
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輿言
及此能不傷悲　朝樂輟奏市杵罷歈國論私情老
淚如絲震耶綰耶宜配公祠尚饗

祭徐孟孺 代

詩咏于旄易取束帛賢者之廬王侯伏軾吾求伊人
欽君高迹南州徐穉山陽徐積穉有隱操積有孝德
頡頏千秋君眞其匹少奉慈訓適爲大儒後以慈背
尋謝公車焚繻柩下結廬墓餘松栢蕭蕭淚與血俱
旌母苦節成君初志君謝謁余居然處士微及性命
耻談名利宜巢宜由不夷不惠芳蘭所生其草皆香
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君之所止其國必良何期仙詔
忽返帝鄉薜荔慘淡猿鶴悲傷挂劍荒楸懸榻空梁
嗚呼哀哉吾聞古云丘園道重不爲之爲無用之用
奠君一觴非以私痛激揚清風薄俗可慟

祭徐孟孺 代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
棟梁乃不搆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
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徐偉長合
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雀之起于菰蘿如鳳
之鳴于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鶴之騫
翔何期黃絹竟秘青箱少有志于金馬晚闇然而豹
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琴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

若舍沙不敢厝足于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于蠢編終下楗而燕寢方聞龍卧忽聞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之永祟通德之里雪消蘭蕙高隱之廬甫埋蓬蔚瞻仰清風孰之能繼予等忝司一邦欣聞高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然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昔人臨風結滌

祭王和石 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滙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谿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轡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儀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青標外著桃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壎載篪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公亦隨殞嶽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毋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

早嘗封樹鬱然而寢孔頌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徐金吾公子

嗚呼人立天地何死何生生死幻夢誰殤誰彭藍縷華路泉釣山耕瓊居玲珍食楚舞秦音淡濃異饗銷落同塵猗與公子條歗傷心育自華胄魯祖文貞爲國師保顯懿曜靈褒功錫券世典禁兵大父奉常厥翁踐登蔚爲家裔襲爵駙馬庭燐燐炳炳閥閱崢嶸公子好豪燕市吳門高裝駿馬冠佩晶英公子好俠三都五陵花撲玉缸揮霍黃金公子好畫劇龍陽青香飄九和其從如雲公子好客朱履紛紜彈棊擊劍伐鼓飛笙翩翩公子濁世幾人年未三十溘焉石城六朝紅粉縈繫遊魂昂身紫闥疇速之亨畢命黃壚疇促之屯露晞日影蘭敗秋聲江流雲散星殞珠沉簾虛夜靜風寒月冷嗚呼公子冊壑忽分人生到此天道寧諭丘壠纍纍松楸陰陰王侯厮隸卒歸幽冥矧公子今何悼之云所可悼者閨淑零丁釦合空守獨弔孤燈所可悼者堂上萱椿朱顏鬒髮誰爲溫清所可

悼者嬰孩在抱呱呱弱齡所可悼者名與身逝池館未平嗚呼公子曷遂捐茵風流已矣靡不心憐某等幸叨翁誼戚友情深聞公子訃潸然淚盈謹勒哀草敬奠淑尊惟靈來鑒惟靈來歆

祭沈石樓 代撫臺

憶昔先朝 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若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鏑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嚙蘖駪駪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活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生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慄 帝難厥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淒其古驛嗚呼官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稔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顱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唐抑所

嗚呼人生何嘗造物落廿年事業一枕黃粱猶憶
曩昔隨兄雁行兄僦城南桑戶蔽墻蘭入衾薪誰知
國香貧有泰色咀宮嚼商寒毡濁酒語必昏黃相視
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
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
愈灼賓親滿堂觥籌笑語入語拿道吉祥顧而事我兄色
獨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
拍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
笑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

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剛兄有冷面惡圓
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魂
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
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
不仁殲此棟梁嗚呼痛哉

祭楊石間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
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玉終必破殘惟我與兄終始
金蘭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

低迷仰屋而嘆缾罄壘耻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
歲寒代兄教子漿藿共餐涕笑錯沓往往夜闌逮兄
鼎貴視子金鑾故人千里峩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
世彈兄謹謝教書紳及鞶吏議鄉評罕索垢瘢兩人
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驕我無兄干鐘鼎山林彼此
俱安病榻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
神明相爾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堊素幙
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汎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祭袁微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謠兄本
丈夫氣誼甚豪凝神竹素瞠目雲霄既綜經術旁擅
風搔笑掇一第如劍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驕感憤
用壯破其寂寥脫身俠游紅樓素綃更走塞下控馬
射雕千金垂盡寸胆難消肯傍妻孥米鹽細瑣肯向
市兒足趄眉嫵肯握牙籌賤同上賈肯挾虫編敗如
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殤子
彭籛等子破釜正寢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
清酤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遥祭李知府

維矦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冦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漿藿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湔挹君之度鄙吝盡蠲如空中雲如澗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甘且冷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塟母以還遂與亾絶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窓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蔬案無退筆庋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褁髮鬚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資既廉致用亦讐斯神斯命天也曷仇古賢不壽惟回與憲人道何缺陰陽何沴念此人亡顛倒五濁犬豺唁骨蟯蛔競肉嚮羶爲勞避凉趨燠

誰策龜靈實槁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亡福清虛之府
別有綿邈古道古辭爾先太僕姐豆其間死亦不辱
卽死幾何遽掩蓬蔓念我母慈侍子于此棺固于身
封甫及趾維孝維廉有吳季子

祭王逸季

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有吾兄
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朝菌暮槿嗚呼痛哉余憶弱冠
游于瑯琊兄髮覆額卓爾名家文采爛然垂雲聚霞
覺我形穢玉樹兼葭國士見推謬得冏伯冏伯許可
兄亦動色從此漸敦笑而莫逆氣叶橄蘭誼堅金石
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壯年妖夢忽及余方病瘧
莫獲問疾卧聞兄訃驚動心骨雪涕漣漣濕枕沾席
兄沒一年余病方起困頓支離喘息而已乃束生芻
哭兄蒿里往歲此時幾同兄鬼未死之身奠兄一卮
兄而有知其恐舉之兄而無知爵亦何爲我將求兄
于延益堂素帷丹旐空爾凄煙兄竟何去上下求之
墨池書帶空爾凄煙兄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
徒有才名士林傳譽徒有遺文蠹魚章句屈指交游

十年以內既失仲趾復奪孟孺落落辰星交游漸替
今復哭兄逸季已矣人生幾何殫此血淚嗚呼哀哉

祭陸君羽

嗚呼君羽其遂亡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將
護執手殷勤當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斂揩
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旋旌辭別國門傷哉吾
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
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
俗而志不酬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
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
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淺土血猶
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
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尚冤見兒夜臺寂寞或笑
或悲其今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伯
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誨之吾曹友生愛何
能爲生死訣絕盡此一卮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

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未極知公如此恨不在座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遥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笑談清燈彌夕嗚呼哀哉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知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已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絶調鮑叔孤坟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皦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此時并祭太恭人故及嗚呼哀哉

祭張完栢

麟鳳所至其國必祥蘭蕙所直其草必香賢者所居其俗必良穆穆先生善盖一鄉引繩而蹈畫地而將視聽無恣顰笑必莊屏去械數洞見肺腸不應名竇不受奔女冥行隱德可格神鬼屢上公車一官聊止百宿青氊其清如水家無負郭門無俗軌心無炎凉

口無臧否手一遺編以送殘晷父子相師自爲知己如周元公如元紫芝伊室甚邇伊人可思舉公賓筵三讓三推公既避名名亦避之歲時粟帛在浚于㮚終公之亡罕及庭廬猶幸百年永言丘壑起懦廉頑挽浮敦薄何圖返眞竟騎遼寉某卧泖上病魔躑躅生芻不前我心則怍敬奠一觴告我先覺古貌古心宛焉如昨

祭相國王荆石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怍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再戰而予則决意乎蓬藿丙戌辰玉别予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遥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予遁自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予爲李文靖而公亦嘆予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　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

忽散爲氷霞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相
召命自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
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予再
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虺虺之饞噂然而
心本無他豪傑所覺漸久漸灼浮陰解駁而公已騎
箕尾而游寞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　帝心明羽
定于　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
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郤不人才
牢籠不名譽彫琢殘花數畦枯棋數着公自諒機心
機事之盡忘人訝公世情世法之太畧而不知者猶
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鍔老而强飣病而不藥及今
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絶不及于平津之閣嗚呼
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
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
虧果碩必剥咥不共笑齒不並角卽公且不能逃盛
衰之數而幽明今古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

閶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憒憒似復相謔物情三變刼
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祭朱養淳太史太孺人文 代

嗚呼瑶池竹冷南岳花明爲西王母爲魏夫人或居
靈府或掌名山各有司存孰來人間勘校霞篇檢閱
玄籙爰擇令德爲母之鵠令德伊何實維朱母環珮
羽毛麗于下土法彼坤儀矢其德音籩豆無梗禮儀
有盈雪殘閉戶雨暗挑燈式穀爾後蔚爲聞人射策
軒墀首冠多士酒渌花紅頻煩宮使玉皇香案金馬
秘書甘泉朱雁天祿青藜帝曰休哉朕居中央握機
蹈杼運于四方監觀爾嗣克稱厥選揆考本原姆氏
聖善何不少須爾綸爾誥燁燁白雲翩翩青鳥大壑
蓬壺神仙所都靈爽復去其歸此乎某忝年家誼若
兄弟豈無一杯奠于靈几酌此椒酒採此蘋花含意
未伸雪涕如麻

祭徐長孺母王孺人文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
經明行脩衡門泌水耻于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

孺人曰足子生不辱有衣匪班孺人曰安
食旨且廿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輿貧賤仇如撼猛虎
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令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
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梁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
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乃生肘
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瑤池口翩翩女眞
應與爲友儒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
乃從計後竟奠空觴唱薤葉歌蓼栢子香靈輿可招
來格洋洋

祭黃母太恭人文 代

穆穆恭人夙閑內則日嬪君子徽音無斁若坤代終
如月繼日鳳鸞再鳴鴞鳩一德入撫哲嗣不育而教
旋樹婦儀遂居母道小星澤均寶婺光耀申錫自天
載綸載誥伯也兩臺白日霜飛埋輪攬轡請劍執裾
仲也宮詹清風穆如玉皇香案金馬秘書紫驄異殺
黃封法醞鼎養實隆
恩寵莫並兄弟稽首對揚
明聖持此寸心以師衆正成功納屭高蹈懸車堂開

綠野花對紫薇燕喜無量鶴髮相輝風生黃扇花傍
藩輿又有文孫書奏河漘三祝者華五福者箕惟太
恭人而樂籧篨籧篨南山肇歌西池來詔乃馭白雲乃控
青鳥去何之今暮雲縹渺瑶瑟悲明瑞遽埋寒草嗚呼
哀哉緬惟吾師恩埒陶冶聞母之計未遑逝者于役
此邦泣陳一拳惟靈祐之再相司馬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簽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
若母猶母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
微獨閫德有厥孫子爲予金石氣義節俠千五色雲
才鋒韜畧空千里群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既披腹素
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薦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
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
鶴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既醉
鸞鵲未來駟車忽御白雲謹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
慘淡孤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
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況其長者尤稱不朽
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

清香滿天

祭王澹生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亦不易一言于秋比于昆弟拜母登堂起居而退儒于諸君誼亦非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毋實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唯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蘩維筐及筥庶人之婦言不出里而德升聞綸書至止剉薦給客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昔仲春先慈見背雞骨半枯鵑啼盡淚今聞計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窓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檇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盖歎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爲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

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塟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微聞翁將嫁之烈婦仗刀自剄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尸父母縶其髮尸上嘷擊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閻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核爲解諭呼父母來釋小姑去凡紀綱其會揖幕旒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釀金卜壤塋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檇李自二百年來節婦堙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挽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眞有幸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婦之生死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明神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將知將無再世更生孝子忠臣湯火惟命不可知將無他方離吏于故鄉爲監司

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閘吏攜李至今羞稱之今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振攜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又之振攜李又多矣豈必徵靈于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上玷丹書下汚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嗚呼尚饗

祭陸宮保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士冠冕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視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

不得而踈既遠釣餌寧挂綱罝不爲名尸不爲智府
朱絃爲君玄酒爲毋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
坐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刊啓沃容如寅清穆然
六十罷官人謂太早匱而善臧不喪厥寶六十生子
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
公之承天翼翼心小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
冠裳嵬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
邦君國人負墻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閒演三車
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聞籃筍時出近城

于孫祁祁觀者闐闐以公神王占國有慶以公寡言
疑國則病一旦翛然乘化以歸神輿凡馬杳不可追
亦有壽者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
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
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嗛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攜
實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與吾黨勉奉典刑

祭馮烈婦文

余拜檇李丁烈婦墓歸南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
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

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爲艮先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簽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正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于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于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

衰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尚饗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陳繼儒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剋面引鏡或劈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

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枉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枉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狥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殼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覩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峰若首陽三溆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

敬奠一觴非止爲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纊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巽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狗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王太夫人文 時同故人徐 孺子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 人主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賚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嘆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眞祉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慕餽却金無令養交而各借名務渙小羣而成大羣婉調衆心曲回 膺聽陰霾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暖使者屢宣

首柄國枋召對　御前天光下霽喜動　聖顏扶母
遠來忠孝兩全　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
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　帝儲旋乾夾日
言路蕭清邊海寧壹功成脫屣謙著循墻板輿東旋
爲樂未央何期婺宿中夜無光公稟孺慕搥拊欲傷
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
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爾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
長安素帷丹旐山霧江湍凌競雜沓千里問關唯太
夫人而寢孔甘又若潤州忽遭百憂熾炎下灼石拆

原件短缺

125以后缺